

SUIYUELIUCHEN



岁月留痕

◎ 赵宁章 / 著

长江出版社

巫山文化丛书



巫山文化丛书

SUI YUE LIU HEN



岁月留痕

◎ 赵宁章 / 著

长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岁月留痕/赵宁章著.-武汉:长江出版社,2013.10

(巫山文化丛书)

ISBN 978-7-5492-2302-2

I.①岁… II.①赵… III.①纪实文学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66850号

岁月留痕

赵宁章 著

责任编辑:江水

出版发行:长江出版社

地址:湖北省武汉市解放大道1863号

邮编:430010

E-mail:cjpub@vip.sina.com

电话:(027)82927763(总编室)

(027)82926806(市场营销部)

经销: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:重庆新视野快速印务公司(电话58226536)

规格:889×1240mm 1/32 10.375印张 180千字

版次: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492-2302-2

定价:280.00元(共八册)

(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编委会

总 顾 问:何 平 李春奎
顾 问:谭观银 刘大勇 刘诗权 谭明连
主 任:师明萌 王大昆
编 委:宋传勇 卢家平 赵宁章 沈洪斌

主 编:师明萌
副 主 编:宋传勇 赵宁章(执行)
编 辑:黄先清 熊 魁 邹文华

笔下烟火人世间

——读“痕”漫记

吕红文

半月前吧，巫山县文联主席赵宁章来电话说：“个人集子已编好，收入20万字新闻作品，取名《岁月留痕》，请老先生帮忙写个序啊！”

同是巫山老乡，且宁章是新相识，两年三见其面，缘分不浅。不好也不应推脱，爽快应了个“好！”

半月后，拜读到了《岁月留痕》。或许是宁章的书稿令我共鸣情感爽了，读得特别、特别地顺畅。仿佛顺流而下的长江宁河水，哗哗地过了一弯又一弯，也就一个多小时左右吧，“印象过”一遍了。尤其令我兴奋不已的，是第一印象提示我——探寻《岁月留痕》个性化的精粹在何处，此刻也已眉目清楚：

是由一位来自生活底层，饱尝贫困之苦，渴望对着愚昧场景大呼一声“拜拜”，其心情万分急切的那样一个人，急切万分、匆匆写就的，以反映朝着富裕、文明大道疾速奔跑的奋斗者群体身影相伴的工作与生活场景，和这个

群体身上承载着如川流不息之长江宁河水一样，看似平凡却依然可歌可泣之事为主旨，日积月累而梳理成章，以特别可亲可爱之人与特别可信可敬之事交相辉映为特色、以新闻作品样式来呈现的时代画卷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宁章大致是这样一个人：未曾受过天上宫阙之身，故不擅长空中楼阁之文；脚踩边远苍凉之地，靠着少年勤劳成长，数不清的日日夜夜与朴实的乡亲父老同呼吸共命运，数不清的朝朝暮暮纠结于乡村疾苦百姓情怀。有点像吧，《我的兄弟是顺溜》里王宝祥扮演的那个角色的胚子，和平年代里，仍然像挎枪打仗的样子，加入到舞文弄墨的队列中，来行使“笔下烟火人世间”之写作使命，这样子的一个“顺溜”！

实话实说吧，《岁月留痕》这个书名，我在电话上听起来，就谈不上喜欢。首先，它太普通、太平常，毫无创意。其次，年纪轻轻的，至于这样么？

我的书柜里，有几本《岁月留痕》哩！那都是七老八十的那些离退休干部朋友相送。我没问过宁章年龄，但从他文中提供的线索来推测，宁章与新闻初结情缘应在20岁左右，他大约1970年前后出生——称六零后晚了点，称七零后早了点；比我大孩子小点、比我次子大点的那样一代人。

就是啊，你才多大？“回忆录”这样的玩意儿，它就是八竿子连接起来，也打不到你身上去。我甚至还心里“骂”过给他出馊主意的人：“干嘛呢，忽悠正当盛年汉子，引诱人家去包装出一个与‘料理后事’无异的书名。扯淡！”

然而，仔细琢磨宁章字里行间流露的意思，这与‘料理后事’无异的书名，却原来，还是出自宁章他自己的本意。我年过七旬都不

曾动过的念头。这宁章,为何如此急迫地要做它呢?其中必有一个“结”。从感情角度而言,不解开这个“结”,我这序言将成“虚假版”或“敷衍版”;从为文心境而言,不解开这个“结”,我便不知往下笔墨向哪方走,如轮船航行中遇到恶劣天气,“要扎雾”。再说,那样的话,将与我做人原则不符,要么不答应,既然应承了人家,就要认真地给人家回一个负责的“序”。

经过细致梳理,我似幡然醒悟。

宁章是在检阅自己的“岁月”之“痕”。不过,“此读‘痕’”与“彼读‘痕’”之间,存在差异。宁章给集子取名《岁月留痕》,其中隐含深意:自己对着自己说话。自己向自己提问,又“强迫”自己来回答;收获一份自省,同时也倍增几分自信;这是知性达到一定境界的人士,才有的无声胜有声般的呐喊。这就如像普通一个人,每日如食、如眠、如作、如息,实体依赖的基本所需不可或缺。可对知性达到一定境界的人来说,如解决如食、如眠、如作、如息的精神依赖,也有一套程式。经“岁月留痕”一般的自省,如痴如醉一番,尔后大彻大悟,把自信与计划,重生、重建于新的基础和新的起点上。

我以一个昔日新闻人的敏感,脑海里出现了宁章曾经面对过的“五彩缤纷”;而那样的“五彩缤纷”,与宁章与生俱来的天然印记,需要经历相当长的冲突、磨合,方能判定宁章到底穿哪双“鞋子”,才合自己的脚?

宁章的那双“脚”,生就是特殊印记不仅在皮肉且是渗透骨髓的那样一双“脚”!

记得五岁半跟着两位姐姐一起跨进学堂时,是在一家唐姓农民那间烟熏火燎的土墙堂屋里,满是裂缝的墙

壁像上了一层深黑色的涂料,扬尘味依稀可闻。几个年级总共一二十个学生挤在一起,坐的板凳、写字的抽屉,都是大人从各家各户搬来的,多数是母亲甚至奶奶出阁时的嫁妆,可谓琳琅满目,五花八门。民办老师是我的远房幺叔,上午拿粉笔,下午拿锄头,晚上拿钢笔。一个人教“复式班”,给低年级讲完语文后让学生写字,再给高年级讲算术;讲完算术让学生做题,又给低年级检查作业。忙忙碌碌,周而复始,年复一年。听说每个月只有不到十块钱的工资,还要每学期找每个学生收一块钱左右的学费,好多学生因为家里太穷,只能欠着拖着,以至于小学毕业了还没交清学费。因为太缺钱的缘故,我的学费都经常被“免了!”两个姐姐连小学也没念完,不得不含泪离开学堂,回到生产队里,每天挣三分到五分不等的工分。

这些经历,与“五彩缤纷”差距太大、太大了。“知恩”、“知足”之心愈是弥坚,自警之制便更是把行为举止喝退至与身俱来的质朴位置。由深深记忆的民间疾苦蓄养起来的刻骨铭心记忆,生根,发芽,一旦长成参天大树,那种执著在与奢侈、繁华排演的场面和规则遭遇时,要想欣然接受(更莫要说欢愉享受)的话,那无异是一种痛苦!

这样,我们便找到一个新的角度来品读宁章《岁月留痕》中的新闻作品,并从中评价宁章新闻写作的风格特征。这个角度,就是“贾府的焦大,断然不会爱上林妹妹”的角度。

《岁月留痕》整体体现的新闻立场或称新闻价值观,其主导倾向性,是什么样的呢?

近几年偶有余暇搜寻记忆:读书时当过班长、学生会

主席;19岁跨进教师队伍,当过少先队大队辅导员、教导主任、副校长;9年后考入新闻行业,从县报记者、编辑,到编辑部主任、副总编、市委党刊记者编辑;又回到县委研究室写“一、二、三”,当了两年多副主任、一年多主任;2009年阴差阳错到县文联当了主席,还兼任《巫山》杂志社社长,再触文学艺术。

客观地审视自我,虽无什么建树,心底还算踏实。因为我不曾忘记过去,也从未动摇或放弃过自己的做事为人准则:置身社会底层,踏实做事,诚实为人,实实在在交友。

我在品读宁章的新闻作品的过程中,理智告诉我,上面的自述和他的文章风格趋于一致。人,是按四季概括性格属于“冬夏明朗而不擅春秋含糊”的那一类人;文,是该说好时就说好、该说不好时就说不好,用直陈的语汇、白描的手法来表情达意见长的那一类文。形象点说吧,我在拜读宁章的这部书稿中,会时不时地,从他的记者身份,跳到他经历中的另外一些身份上。第一种是宁章上学念书时的“班长”和“学生会主席”的身份,他在写文章时,将读者视如同班同校的学友一般天真无忌。第二种是宁章担任“少先队大队辅导员”的身份,他将读者视如少先队员那样庄严神圣。第三种是宁章头上戴有“教导主任”、“副校长”也算官帽时的身份,他将读者视如本校师生。他的文章,没有架子,不装样子,多真诚而少恶俗。

收在《岁月留痕》中的新闻作品共计58篇,按照“特别报告”、“时政经济”、“三峡移民”“社会法制”、“访谈评论”排列,与时下媒体流行的“板块分解”方法完全一致。“特别报告”根据新闻事件自身的“份量”,或当时大政方针突出宣传的需要,从“板块分解”后的其中一个板块或集群相邻板块的重头文章,即时组合而成。类似“人物报道”这种板块下的新闻作品,在《岁月留痕》的编排中没有

出现,而宁章大量的人物报道收在这个集子里的,分别分布在《岁月留痕》四个大类的划分里。

从宁章新闻写作用笔特点看,他似乎更擅长于人事交融,让你在“事中读人”与“人中读事”之间穿梭往来的,那样一种表达方式。这反映了一种理念:这川流不息的岁月啊,“载人之舟”即“成事之舟”,“成人之舟”也即“载事之舟”,究竟是从“沧海横流”切入,去表现此处的“英雄本色”,或从“平凡角色”立意,去展现“风流无言”呢?宁章是从题材自身特点出发,基于扎实的观察和调查研究所得新闻素材把握的悟性,择其适者而用之。

2000年5月,巫山县官阳镇因少数干部“铲苗种烟、违法伤农”,被中央电视台《焦点访谈》曝光,干群感情几乎到了冰点。派谁去才能尽快契合干群间撕裂的“疮口”?县委常委会上,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时任楚阳乡乡长的向兴浩。

这个时候去官阳镇当镇长,肩上的担子可不轻啦!

接到调令的当天,向兴浩连换洗衣物也没带,只身赶到官阳,又一头扎进矛盾最突出的永兴村。村民们听说眼前这个土里吧唧的年轻人是新来的镇长,心中的怨气一股脑儿都发泄到了他的身上。……

——上文见于《英年早逝的贫民书记》,是从“沧海横流”切入,去表现此处的“英雄本色”。

在三峡库区,重庆市巫山县骡坪镇大垭村党支部书记廖清良是个了不起的名人。他的名字同他那万亩荒山和5000余亩参天大树紧紧地连在一起,赢得了人们崇高

的赞誉和深深的景仰。2000年5月1日,廖清良被国务院表彰为“全国劳动模范”,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站上最高领奖台的巫山农民。

——上文见于《三峡“树神”廖清良》,是从“平凡角色”立意,去展现“风流无言”。

这是一曲凄婉悲怆的移民壮歌:一个普普通通的移民工作队员,在动员移民举家外迁的入村途中,被无情的洪水夺去了宝贵的生命。

这是一曲雄浑高亢撼天动地的移民赞歌:一位行将退休的国家公务员,主动请缨走进移民攻坚第一线,用信念和生命诠释了人生的全部意义。

这是一曲情洒移民光照后人的奉献之歌:这位“要为三峡移民站好最后一班岗”的共产党员,用生命实践了自己的誓言,在三峡移民史上铸就了一座永恒的丰碑。

——上文见于《移民壮歌撼三峡》,则将“沧海横流”切入、去表现此处的“英雄本色”,与“平凡角色”立意、去展现“风流无言”,这两种立意和表现手法,交替并用,灵活穿插,夹叙夹议,交相辉映,熔于一炉。

传统新闻体裁的分类方法,是“消息”、“通讯”、“评论”三分法。“调查报告”之类的称呼,是衍生性加入。按这样划分,宁章笔下之长,似在“通讯”,尤其是“通讯”之下又细分的“人物通讯”题材的捕捉力和表现力。

宁章是有“敏感事物的洞察力”的天份。

例如他在《三峡“树神”廖清良》里，在表现廖清良和妻女儿孙们把全部心血融进那一大片荒山和森林时，不满足于“截止2000年春已造林5093亩、可供用材面积就有3900多亩、经济价值超过2000万元”这些数字罗列，而把笔落在廖清良给子女们立下“不准另立门户必须承担造林护林任务”之特殊规矩，孙子们春天生的叫“春林”、夏天生的叫“伏林”、秋天生的叫“霜林”、冬天生的叫“雪林”、最大的孙子叫“长林”、最小的孙子叫“幼林”，总之不离一个“林”字。

又如他在《英年早逝的贫民书记》里，完全采用的还原场景和细节的白描手法：过了没几天的一个深夜，从村里返乡又召集干部开完碰头会的向兴浩，听说新民村9社村民曹归礼老两口一天内相继去世，一家三口死了两个，天生腿瘸的儿子哭干了眼泪，却没有能力料理老人的后事。向兴浩当即叫上驻村干部，敲开场镇店铺买了鞭炮、寿衣、香纸，冒着大雨在泥泞陡峭的山路上步行两个多小时赶到曹家。看着冷火秋烟的孝堂、六神无主的孝子和痛莫能助的近邻，向兴浩不禁鼻子一酸，眼泪也跟着下来了。

“特困老人去世了，我们当干部的就是孝子！”向兴浩当即把村干部喊到一块商量分工：联系寿料、安排锣鼓、做饭守夜……“镇长给穷人当孝子，真是好人啦！”左邻右舍纷纷拿着自家的东西来了，先前清冷的场景顿时变得热闹起来。第二天，两位老人被干部群众热热闹闹地送上了山。向兴浩离开曹家时，村民们齐刷刷地站在院坝中，目送这位贫民镇长渐行渐远，眼里噙满了感激的泪水。

2011年，我回巫山中学贺校庆时，校长助理罗平先生对我谈起“你朗诵那首《回巫中》即兴之作后，语文教师热议了一阵语文教师讲写作与作家记者写作之间的‘鸿沟’究竟在哪里”的话题，我实在

想不出一个好答案。作家刘心武曾是中学语文教师,但他走入作家队伍时,高考不是现在这般的考法;当今享有盛名的作家虽也出自名牌大学,但他们多有当知青、当工人的底子。宁章也正是从学校教书育人课堂走出来的新闻人,他是怎样跨越从语文教师“讲写文章头头是道,真叫自己写起文章来没少烦恼”之“鸿沟”的呢?

宁章爱上写稿子,虽然早在1990年12月写《竹狸子该如何处理?》被《四川林业报》刊发时就开始了,但正规获得“业余记者”身份是从1996年7月考入《巫山导报》算起,至2004年离开《当代党员》杂志回巫山重返公务员队伍。假如从他中等学历那样来起步的话,“8年新闻工龄”按“行规”连“副高职称”都难评上。但我在拜读《岁月留痕》中的一些新闻作品时,分明感到,有些高级职称的新闻工作者,未必就能写得出来。换个角度直撇说吧,你有那个写作能力,也不一定就有勇气像宁章那样“硬碰硬”啊!

我是在三峡库区第一次蓄水后乘江轮去宜昌途经巫山港的那个夜晚,听一位中年汉子对外人吹巫山移民经费的“山海经”,得知巫山出了“轰动全国的两件大事”的。一件是县长意外被害,一件是民告官惊动中南海。前一件,在当年阅读见报的新闻通稿时,已经知道大概。后一件虽然听人讲过多次,印象仍是模糊,这次读了宁章的《构建“大厦”岂可撼动“基石”》,才算是把线索彻底理清楚了。前延后续长达三个多月的一个大事件,就这样被宁章详略得当地只用了不到六千字,把前因后果、来龙去脉,条分缕析得清清楚楚。

从11日午后下载了《岁月留痕》,读读、写写,写写、读读,身子和思想一起跟随宁章的新闻作品折腾。似乎仍然还意犹未尽,但我决意打住了。

收笔之前,给宁章捎上几句远方寄语吧!

前年回巫山参加巫中校庆时，与将要卸任的政协主席王元学同志动情讲起谭克喜、杜元模两位区委书记在他家“三同”时的那些往事，当年我在巫山时九区六十四公社的书记的面孔，即刻就活灵活现眼前。他们不仅曾是巫山政权的基石，而且也是夫妻子女一家同居乡下，仍然每年要保持着数月时间与村民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的真正农民生活积累。那时没有手机、没有小车，靠拉线的“说话匣子”和隔山隔沟大呼小叫来传递信息。上县城开会，好的有班车、班船坐，交通不便的靠两条腿起早摸黑、汗流浹背赶路。但是，山乡村寨的农民翻开了巫山农村大包干的第一页，领着巫山人民迈开了打通城乡改革阻隔的第一步，且往往十多年之长看不到升迁希望，就一直停留在同一层次的职务上。对今天手机在手、小车在走、夜宿县城、汇报编段子的“个别年轻乡镇干部中的流行作风”予以校正，将是一部山寨草根版执政为民眼见为实之“岁月留痕”。做完了这些，你还可以把“岁月留痕”的各个版本延伸到值得一做的领域，不是说小县大教育吗？请于光表、谭昌福、李家文、石光清们，田维碧、卢佩秀们讲讲当年怎么样乡下兴学，怎么样开门接娃娃关门做娃娃们玩的布娃娃，合起来又是一部山寨草根版教育为民眼见为实之“岁月留痕”……

宁章啊，你不就是在上述这些山寨草根版人物身影眷顾之下，从巫山偏远峡谷间成长起来的“草根新一代”么。你与这些身影之间有着得天独厚的亲近甚至是广义的“血亲”之缘，你走到他们中间做访谈如同拉家常，相信会一人一角度、一人一个性，不会千人一面，而将特色鲜明。

埋着金山银山的宝库有时天远过远，有时就在身边。我不言老，你当少年。诚祝你《岁月留痕》出版之后，不久又佳音连连。

2013年6月14日于成都

“业余记者”与新闻情缘(自序)

打小便听说光阴似箭,蓦然回首已人到中年。

彷徨于“不惑之年”与“知天命”时光之间,偶尔难免会追忆过往,尤其是那些难忘经历和点滴片段,无论喜怒哀乐,还是苦辣酸甜,都宛若拴挂在生命长河中的一个大小湖泊,任由时光有情无情地冲刷,却常常萦绕在脑际,浮现在眼前,那般清新,挥之不去。

记得五岁半跟着两位姐姐一起跨进学堂时,是在一家唐姓农民那间烟熏火燎的土墙堂屋里,满是裂缝的墙壁像上了一层深黑色的涂料,扬尘味依稀可闻。几个年级总共一二十个学生挤在一起,坐的板凳、写字的抽屉,都是大人从各家各户搬来的,多数是母亲甚至奶奶出阁时的嫁妆,可谓琳琅满目,五花八门。

民办老师是我的远房幺叔,上午拿粉笔,下午拿锄头,晚上拿钢笔。一个人教“复式班”,给低年级讲完语文后让学生写字,再给高年级讲算术;讲完算术让学生做题,又给低年级检查作业。忙忙碌碌,周而复始,年复一年。听说每个月只有不到十块钱的工资,还要每学期找每个学生收一块钱左右的学费,好多学生因为家里太穷,只能欠着拖着,以至于小学毕业了还没交清学费。因为太缺钱的缘故,我的学费都经常被“免了!”两个姐姐连小学也没念完,不得不含泪离开学堂,回到生产队里,每天挣三分到五分不等的工分。

回想起那个普遍穷得吊起锅儿饿起肚儿的苦难岁月，老高山的人家能忍饥挨冻把娃儿送进学堂“淘几个字”，已属非常不易。尽管当时还不明白读书的意义，但凭着一点小聪明和一副好记性，我就是背得到课文，写得到生字，做得到算术，还喜欢偷偷地看《毛主席语录》和父亲那些“簪花照客”的闲书甚至“闹丧”的歌本。当然也遭遇过因为认不到“轻于鸿毛”的“鸿”字，被一位从未进过学堂门却对《毛主席语录》横流倒背的老奶奶当场“收拾”的尴尬。

个头儿渐渐长高，字也越认越多了，我便背着父亲到处借阅一些乱七八糟的连环画和小说，有的看了一遍又一遍，直到好多章节都能背了还舍不得丢下。

大概是闲书看得不少的缘故吧，从小学、中学到师范，我写的作文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，后来偶尔还学着写点短小的散文和所谓的诗歌，尽管都难登大雅。师范毕业被分配到了一个偏远小学当教师，在教书、玩耍之余，喜欢上了写点与新闻有关的东西。记得那是1990年12月，当我写的《竹狸子该如何处理？》被《四川林业报》刊发，还给我寄来三块钱的稿费时，我整整兴奋了不下一个星期，毕竟是我的文章第一次在省级报刊上变成铅字啊！

从此，尽管身居穷乡僻壤，我便有了一份坚持，有了一份寄托，时不时也有新闻作品见诸《四川农村日报》、《万县日报》……

没想到，这竟然成了改变我命运的一条出路。

1996年7月，我经过公开参与笔试、面试，被县委宣传部从一所农村小学副校长调到了《巫山导报》编辑部，从事记者、编辑工作，从此与新闻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在那个信息还相对闭塞的年代，从农村学校走进县委大院上班，做的是一份截然不同的工作，心里难免有些新奇甚至惶恐。但为了“生存”，我给自己定下了“三个月适应新环境，之后每月在市级以上媒体发5篇次新闻稿”的目标，我竟然做到了；半年后，我把目标变成了“每月10篇次”，竟然也做到了。在自己的名字以超高

频率出现在报端的同时,几元到几十元甚至上百元的稿费,也给了我有些拮据的生活以很大的帮助,因此我很享受那段自在而惬意的时光。

我在新闻岗位一干就是八年。见证了改革发展、城乡巨变、三峡工程建设、百万移民搬迁等重大历史事件;走遍了全县的移民村社,以新闻记者和工作队员的双重身份,一次次护送移民外迁广东等地定居,走访移民群众不下千人;走访过数百个乡镇村社,采写了一个又一个“法盲”和成功人士上演的悲喜剧。直接参与了处理“开县井喷”、“官阳事件”等重大突发事件,先后采写发表作品数十篇次五万余字;零距离接触采访过全市十多个市(区)县委书记,在第一时间采写了廖清良、冯春阳、向兴浩等一大批先进典型……先后在《人民日报》、《南方周末》和国家级、省市级媒体发表作品百余万字,作品和个人获得省市级以上各项奖励二十余次。

然而,无论做了些什么,做成了什么,自我感觉始终只能算个“业余记者”。

究其缘由,一是自己非新闻科班出身,纯属半路出家,因为爱好才与新闻结缘生情;二是多数时间在身为内刊的县报工作,虽从记者编辑干到了副总编,但毕竟与“正规军”有所区别;三是2003年至2004年底,我受重庆市委党刊《当代党员》之邀,在省级杂志社工作一年有余,可成了“正规军”的我却没有坚持,一年多后当了“逃兵”,为诸多原因,最终选择了回到那个熟悉的小县城,回归公务员序列。

时光荏苒,世事变幻。无论亲近新闻还是远离新闻,同新闻结下的缘分与情结却始终不曾离弃;时刻关注新闻,坚持浏览新闻,时而参与采写新闻。新闻,成了我生活中最为重要的食粮,犹如一日三餐,舍不掉,离不得……

几年前,我闲暇间与几位同学和朋友一块吹牛谈天,只见多人已添了白发,不禁感叹岁月流逝,盘点过往,甚至说不出留下了些